

研究論文

鍾理和文學作品中「原鄉」、「祖國」、「中國」、「故鄉」 詞彙內涵分析*

謝佩玲、黃菊芳**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原鄉」、「祖國」、「中國」、「故鄉」四個詞彙的內涵。「原鄉」一詞僅出現在〈原鄉人〉短篇小說中，與「原鄉」相關的「祖國」、「中國」、「故鄉」等詞彙則出現在不同的文本中。在客家社會中，傳統老一輩在使用「轉原鄉」這個詞彙的時候，通常意指生命的結束，「原鄉」已經引申為西方淨土，而鍾理和作品中的「原鄉」則是一種尋根的概念。本文運用詞頻及義素分析模式，整理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

* 本文初稿曾於 2015 年由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及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主辦的第六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獲得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致謝。還要特別感謝兩位不具名審查人的具體修改建議，讓本文的呈現更為完整。

** 謝佩玲，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通訊地址：桃園縣中壢區中大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910-226810，電子信箱：tobey97560960@gmail.com。
黃菊芳，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助理教授，通訊地址：桃園縣中壢區中大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3-4227151#33480，電子信箱：chufang@cc.ncu.edu.tw。

詞彙內涵。研究發現，「中國」出現的頻率最高，「原鄉」其次，「祖國」再其次，出現最少的是「故鄉」。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故鄉」與其他三個詞彙「原鄉」、「祖國」、「中國」在語義上區別得很清楚，彼此毫無關係。在鍾理和的創作裡，「故鄉」不是「原鄉」，更不是「祖國」和「中國」，「故鄉」只和台灣這個土地連結。此外，在這四個詞彙裡，只有「中國」出現負面義素。

關鍵詞：客家文學、鍾理和、原鄉、中國、故鄉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s of Words in "The original township", "Motherland", "China" and "Hometown" in Zhong Li-He's Literary Works

Pei-Ling Hsieh, Chu-Fang Huang*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s of Zhong Li-He and his literary works in terms of the four original terms, namely, "The original township", "motherland", "China" and "hometown". The term "The original township" appears only in short stories "My Native Land", and the terms "motherland", "China" and "hometown" are used in different texts. In the Hakka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older generation, when using the term "the original township", usually means the end of life. "The original township"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Western Pure Land, and the "the original township" is a root-finding concept in Zhong Li-He's

* Pei-Ling Hsieh, Maste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Tel: 0910-226810. E-mail: tobey97560960@gmail.com.
Chu-Fang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City, Taoyuan County 32001, Taiwan. Tel:03-4227151#33480. E-mail: chufang@cc.ncu.edu.tw.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uses word frequency and sememe analysis to sort ou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township", "motherland", "china" and "hometown" in Zhong Li-He's Literary Work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China" appeared, "The original township" Secondly, the "motherland" Thirdly, there is the least amount of "hometown". The "hometown" in Zhong Li-He's literary works and the other three vocabularies, "The original township", "motherland" and "China" are very distinct in semantics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In his creation, "hometown" is not the "The original township", but not the "motherland" and "China", "hometown" is linked only to the land of Taiwan. In addition, in these four words, In addition, in these four words, only "China" has a negative meaning.

Keywords: Hakka literature, Zhong Li-He, The original township, China, Hometown

一、前言

著名的客籍作家鍾理和(1915年12月15日—1960年8月4日)，其作品以散文及小說為主。他是橫跨戰爭前後世代的作家之一，也是少數在日治時期就堅持以中文寫作的作家。青少年時期，為爭取婚姻自由，勇於向傳統保守客家社會挑戰，創作就是他最好的發聲。奔逃至大陸八年，也創作不少中短篇小說，看似冷酷批判的話語下，實則保有滿腔熱血青年的心靈，對原鄉濃厚的不捨及愛恨難辨的矛盾情結。戒嚴時期的台灣，迫使他謹言慎行。而後罹患肺疾生活變得窮困潦倒，讓他重新思考人生及寫作方向。其創作的巔峰時期是在患病之後，融入農村生活並且與農友們談論生活之樂趣、研究農事，這都成為鍾理和創作靈感的來源。鍾理和毫不做作地將生活融入文學，寫出最純真樸實的小人物如何勇敢快樂面對生活。

早期的鍾理和，心心念念著「原鄉」，渴望返回原鄉。他曾有感而發地說：「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 1976：36)藉由他的創作〈原鄉人〉述說他的生平，也印證其話語實踐的心路歷程。但他確實返回到真的「原鄉」了嗎？台灣受殖民政府統治階段，原鄉其實是一個國族層次上的認同，是所謂的祖國；那麼，原鄉是指故鄉嗎？為了釐清這些詞彙的內涵，本文從鍾理和的作品出發，根據文學文本上下文脈絡及作家生平經歷，深入探討這些詞彙在鍾理和作品中的確切意涵，藉以分析文本透露的深層意識。

台灣過去研究鍾理和文學作品的論文非常多，討論的重點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部分：(一)以鍾理和生平為基礎的探討，從生命歷程造就的生命意義觀看作品。(二)針對〈原鄉人〉小說文本及《原鄉人》電影文本做比較研究，以再現影像手法敘述台灣人是如何從中國論述抽離至台灣框架，產生對國族、身分的認同。(三)以客籍作

家—鍾理和的“原鄉人”與吳濁流的“孤兒”做比較，以不同的意識形態抒寫著兩位作家共同旅居大陸的經驗。這些探討裡，與本研究直接相關的不多，其中羅尤莉（1996）《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主要是透過「原鄉」與「鄉土」兩個詞彙的廣義及狹義的意義作為解釋，該研究指出，「原鄉」指廣義的中國，而非狹義的祖居地—廣東梅縣；「鄉土」廣義指台灣，狹義指高雄美濃，進而探討這兩個詞彙是鍾理和生命中的兩段經驗歷程，鍾理和的作品也就實踐了這兩種意識和兩個生命情境。其次是王萬睿（2005）《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藉由兩位作者的旅外經驗，認為認同是非本質性的，兼具不同移動和轉移過程發現兩位作家在後期皆轉為農民視角，而以鄉土文學題材創作。何淑華（2007）的《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則融合作品的不同時空背景，梳理作者所形成的不同認同。該研究透過文本中語言文字的再現，重構作者對於空間潛意識的感知、構思和經驗。陳富容（2009）〈“孤兒”與“原鄉人”—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悲歌〉，探討鍾理和與吳濁流的旅居大陸經驗，文中的「祖國」意指「中國」、「孤兒」指台灣人，而「原鄉人」則指由中國遷出的台灣客家人。除了這些探討鍾理和作品的文章外，陳忠偉（2004）《洪醒夫小說作品中的原鄉意識》也有討論到「原鄉」和「故鄉」，該文將「故鄉」定義為現實環境下的地理位置，而「原鄉」則定義為同時兼具現實的地理屬性與精神上的象徵性。

根據以上的文獻探討，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於「原鄉」、「故鄉」、「祖國」、「中國」的使用，其實是任意且模糊的，視研究目的而定。然而，對於作家而言，每一位作家在使用這些詞彙時，一定有上下文脈絡語境的考量。為了更深入理解鍾理和的創作，本文針對「原鄉」以及與「原鄉」相關的「祖國」、「中國」、「故鄉」這幾個詞彙做深入的意義論述。本文首先探討「原鄉」、「祖國」、「中國」、「故鄉」這四個詞彙在辭典中的意義，其次從鍾理和文本中出現的頻率及脈絡內涵來分析

這四個詞彙，最後將辭典的詞彙意義與文本中的詞彙內涵兩者進行比較，觀察文學作品詞彙運用的深層結構及其所反映的作家認同的轉變歷程。本論文期望能透過「原鄉」、「祖國」、「中國」、「故鄉」四個詞彙，更深入探究鍾理和文學作品反映的時代意義與作家創作的無意識（Unconscious）。¹

本文主要處理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原鄉」、「祖國」、「中國」、「故鄉」四個詞彙，借用語義學的義素分析方法及詞彙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頻率，深入探討鍾理和作品的這四個關鍵詞彙，觀察鍾理和文學作品的用詞特色。關於義素分析法（*seme analysis*）在歐美已有悠久的歷史，最為突出的研究是針對親屬詞、軍銜詞、表坐具的詞（椅子、凳子等）的分析（賈彥德 1999：55）。過去語言學家從語義方面確定的第一個單位是義素（*sememe*）²，他們參考音位的相關研究得到啟發，音位實際上並非語音的最小的、不能再分解的單位，進而認定音位可再分析為區別性特徵（徐志民 2008：46）。由於每一位研究者對義素分析的實際操作不同，本文主要借用義素分析的精神，也就是將每一個詞彙的義素進行聚合分析，從同一作者的所有文學作品中查找上下文脈絡進行探討。我們希望透過義素的分析，並且根據上下文的脈絡分析，歸納整理出文本在運用相關詞彙時的義素總合，藉以分析詞彙的深層內涵。現代結構語言學之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¹ 本文借用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名著《政治無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無意識」（*Unconscious*）一詞指代作者運用詞彙的政治無意識。該書主要認為，一切文學都必然隱含著我們稱之為政治的無意識，所有文學作品都可詮釋為對群體命運的象徵性沉思。文學作品是階級無意識的象徵式表達，延續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的思考，詹明信進一步討論，當人們無法解決現實矛盾時，人們的願望就只好以象徵的方式表達，文學就是以象徵方式來表達人們（集體的）無意識願望的方式之一。因為文學文本是一種社會的象徵行為，因此該書認為政治詮釋視角是所有閱讀和解釋的絕對視域。該書認為文學是烏托邦的也是意識形態的，因為文學是在象徵層次上滿足願望，而非在現實世界滿足願望。如果要真正滿足內心的願望，就要解決社會上的矛盾，然而這必需用革命的行動來處理。

² 「義素是結構主義語義學用來描寫語義的最小的意義單位，是義位的組成成分，也叫區別性語義特徵。」（張志毅、張慶雲 2001：23）

1857年11月26日—1913年2月22日)將語言視為一個符號(Sign)系統，每個符號皆被視為由一個「能指」(Signifier；一個聲音意象，或其書寫的對等物)，與「所指」(Signified；觀念或意義)組成(Saussure, Ferdinand De 2002：157-169)。這樣穩固的符號系統其實並不多見，反而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年7月15日—2004年10月8日)的解構觀點更適合分析文學文本(Derrida 1999：13)。我們的研究發現，單就這四個詞彙而言，辭典中的詞彙意義較穩固，文學文本中的詞彙不是一一對稱的能指與所指的關係，通常涵義不分明、結構的界限不明確，並且與作家的生平及經歷息息相關。

二、「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辭典義素

經由查找目前台灣可見客語相關辭典，本文首先整理「原鄉」、「祖國」、「中國」、「故鄉」這四個詞彙的辭典義素，作為後文進一步分析鍾理和文本中此四個詞彙文本內涵的基礎。以下是所查找的辭典內容：

原鄉：原鄉（華語辭義）；place where one's ancestors were from（英語辭義）。³

祖國：祖籍所在的國家。⁴

中國：上古時代，漢族文化發源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其地為「中國」。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為「中國」。⁵

³「哈客網路學院」，<<http://elearning.hakka.gov.tw/>>，查詢日期：2015年4月30日。

⁴「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查詢日期：2015年3月27日。《客英大辭典》的解釋：「one's own country.」（D. MacIver 編、MacKenzie 修訂 1992：1009）。

⁵同註4。《客英大辭典》的解釋：「the middle Kingdom—China.」（D. MacIver 編、MacKenzie 修訂 1992：67）。

故鄉：家鄉。⁶

根據以上辭典意義的查找，本文希望透過義素的分析進一步探討這四個詞彙的語義指涉範圍。透過辭典意義，本文整理了表 1：「原鄉」、「祖國」、「中國」、「故鄉」辭典義的義素分析。我們將四個詞彙的辭典義分析為一個一個的義素，許多的義素集成一個義素集合。

表 1 「原鄉」、「祖國」、「中國」、「故鄉」辭典義的義素分析

(表中小 s 是義素，大 S 是義素集合)

詞彙 \ 義素	祖先居住的地方。 s1	祖籍所在的國家。 s2	漢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中國。 s3	家鄉 s4	
原鄉	+	-	-	-	=S1
祖國	-	+	-	-	=S2
中國	-	-	+	-	=S3
故鄉	-	-	-	+	=S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表 1 可見，在辭典語義裡「原鄉」的義素是指「祖先居住的地方」，即 $S1 = (s1)$ ；「祖國」的義素是指「祖籍所在的國家」，即

⁶ 同註 4。《客英大辭典》的解釋：「my native village.」(D. MacIver 編、MacKenzie 修訂 1992：335)。

S2 = (s2)；「中國」的義素是指「漢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中國。」，即 S3 = (s3)；「故鄉」的義素是指「家鄉」，即 S4 = (s4)。透過辭典義素的整理，發現他們沒有共同的支點，而且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是固定的一對一的關係，與索緒爾提出的符號觀相符，然而鍾理和文學作品中對這四個詞彙的使用則讓詞彙意涵豐富許多。

三、鍾理和文學作品中這四個詞彙的文化內涵

「原鄉」、「祖國」、「中國」、「故鄉」這四個詞彙的使用，在鍾理和文學作品上下文的脈絡裡，隱含作家的政治無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⁷我們試著連結作家作品創作的年代及詞彙出現的頻率，探討作品反映的深層結構。相較於「祖國」、「中國」、「故鄉」經常出現於不同族群作家的文學作品裡，「原鄉」顯得特殊。有意思的是，鍾理和在〈原鄉人〉短篇小說裡，「原鄉」二字反覆出現，次數達 31 次之多，在其眾多的作品中，唯獨此篇運用客家特殊詞彙書寫，這篇自述其成長過程中對「原鄉」、「祖國」、「中國」的認識歷程，認同的困惑出現在字行間。鍾鐵民曾說：「…原鄉是台灣客家人指廣東我們祖先遷出的地方，『轉原鄉』指回祖居地去，甚至把死亡也隱稱作『轉原鄉』。」（鍾鐵民 1980：248）。在客家社會中，傳統老一輩認為「轉原鄉」即為過世之意，然而現今我們也運用此詞彙作為一種死後要落土為安，即靈魂要回到自己的祖居地；閩語無此詞彙的說法，而是以「過往」、「回去了」作為死亡引申涵義，可以說「原鄉」過去是客家族群所專用的詞彙。

為了釐清這些詞彙的內涵，本文彙整節錄出鍾理和文學作品中與

⁷ 同註 1。

此四個詞彙相關的上下文，原文詳見附錄。表 2 根據附錄整理鍾理和文學作品中這四個詞彙出現的頻率，並配合創作年份排列，透過這張表，我們發現「中國」出現的頻率最高，奔逃前的作品出現 15 次，奔逃後的作品出現 25 次；「原鄉」其次，但集中出現在〈原鄉人〉，有 31 次之多；「祖國」29 次，集中在奔逃前及回故鄉那一年；最有趣的是「故鄉」，這個詞彙集中出現在回台灣之後的創作。

表 2 鍾理和文學作品「原鄉」、「祖國」、「中國」、「故鄉」出現頻率

詞彙 作品		詞彙				創作年份	作家年齡
		原鄉	祖國	中國	故鄉		
1	夾竹桃			9	1	1944	30
2	第四日		7	6		1945	31
3	白薯的悲哀		9			1946	32
4	祖國歸來		12	6		1947	33
5	竹頭庄			1	3	1950	36
6	阿煌叔				2	1952	38
7	同姓之婚				1	1956	42
8	奔逃				2	1958	44
9	原鄉人	31	1	18		1959	45
總計		31	29	40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承上表，可看出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1947年創作〈祖國歸來〉是分水嶺，此前關心的是「祖國」和「中國」，「故鄉」只出現一次，1947年以後，除了〈原鄉人〉出現「原鄉」、「中國」、「祖國」以及〈竹頭庄〉出現一次「中國」之外，其他作品中都只有出現「故鄉」。我們可以結合鍾理和的生命歷程及其奔逃至大陸的年份(1938年6月—1946年3月)，隱約地發覺作者從對「祖國」、「中國」的關心嚮往，轉變為對台灣這個故鄉的熱愛。

從文學文本的脈絡內涵來看，考慮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我們整理這四個詞彙在文本中依序出現的不同義素如表3。

表3 鍾理和文學作品「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詞彙意義

作品		詞彙意義			
		原鄉	祖國	中國	故鄉
1	夾竹桃			大陸的傳統社會 / 中國的辭典義 / 野蠻 / 大陸	大陸南方
2	第四日		中國的辭典義 ⁸ / 中國的辭典義 / 執政者 / 大陸	國民 / 執政者 / 大陸 / 大陸 / 大陸	
3	白薯的悲哀		中國的辭典義 / 執政者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 執政者 / 執政者 / 中國的辭典義		
4	祖國歸來		中國大陸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大陸 / 大陸 / 大陸 / 執政者 / 大陸 / 大陸	

⁸ 為了避免義素的文字太冗長，因此將辭典對「中國」的解釋：「漢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中國。」簡稱為「中國的辭典義」。

作品		詞彙意義			
		原鄉	祖國	中國	故鄉
			/ 中國的辭典義 / 執政者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5	竹頭庄			中國的辭典義	竹頭庄 / 竹頭庄 / 竹頭庄
6	阿煌叔				台灣南邊 / 老家
7	原鄉人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 梅縣 / 祖籍地 / 梅縣 / 中國各省份 / 中國的辭典義 / 中國的辭典義 / 祖籍地	大陸	梅縣 / 支那 / 大陸 / 大陸 / 大陸 / 執政者 / 大陸 / 大陸 / 大陸	
8	同姓之婚				高雄美濃
9	奔逃				台灣 / 台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3 顯示，在鍾理和的文學作品脈絡底下，「原鄉」的義素有：中國的辭典義、梅縣、祖籍地、中國各省份，這些是「原鄉」這個詞彙在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義素集合，我們用「S1」來代表「原鄉」的義素集合。「祖國」的義素有：中國的辭典義、執政者、大陸，用「S2」代表；「中國」的義素有：中國的辭典義、大陸的傳統社會、野蠻、大陸、執政者、梅縣、支那，用「S3」代表；「故鄉」的義素有：大陸南方、竹頭庄、台灣南邊、老家、高雄美濃、台灣，用「S4」代表。

表 4 重新整理這 15 個義素在「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分布。

表 4 鍾理和文學作品中「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義素分析

義素 詞彙	中國的辭典義 s 1	梅縣 s 2	祖籍地 s 3	中國各省份 s 4	執政者 s 5	大陸 s 6	支那 s 7	大陸的傳統社會 s 8	野蠻 s 9	大陸南方 s1 0	台灣南邊 s1 1	台灣 s1 2	高雄美濃 s1 3	竹頭庄 s1 4	老家 s1 5	
原鄉	+	+	+	+	-	-	-	-	-	-	-	-	-	-	-	= S 1
祖國	+	-	-	-	+	+	-	-	-	-	-	-	-	-	-	= S 2
中國	+	+	-	-	+	+	+	+	+	-	-	-	-	-	-	= S 3
故鄉	-	-	-	-	-	-	-	-	-	+	+	+	+	+	+	= S 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透過這張表，我們知道「原鄉」的意義是指「中國的辭典義」、「梅縣」、「祖籍地」、「中國各省份」這四個義素的集，即 $S1=(s1,s2,s3,s4)$ ；「祖國」的意義是指「中國的辭典義」、「執政者」、「大陸」這三個義

素的集，即 $S_2 = (s_1, s_5, s_6)$ ；「中國」的意義是指「中國」、「梅縣」、「執政者」、「大陸」、「支那」、「大陸的傳統社會」、「野蠻」這七個義素的集，即 $S_3 = (s_1, s_2, s_5, s_6, s_7, s_8, s_9)$ ；「故鄉」的意義是指「大陸南方」、「台灣南邊」、「台灣」、「高雄美濃」、「竹頭庄」、「老家」這六個義素的集，即 $S_4 = (s_{10}, s_{11}, s_{12}, s_{13}, s_{14}, s_{15})$ 。根據表 4，我們可以說明鍾理和在創作時將「故鄉」與「原鄉」、「祖國」、「中國」區分得很清楚，因為彼此沒有共同的義素。而「祖國」與「中國」的關係較密切，有三個共同的義素。「原鄉」與「中國」的關係居次，有兩個共同的義素。 s_7 到 s_9 是「中國」所獨有，也是鍾理和作品中意義最複雜的詞彙，從 s_9 的負面語義可以觀察鍾理和對「中國」的複雜體會，這是殖民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普遍的感受。經由義素分析，我們獲得以下結論，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故鄉」與其他三個詞彙「原鄉」、「祖國」、「中國」在語義上區別得很清楚，彼此毫無關係。而「祖國」和「中國」的關係高於「原鄉」和「中國」，「原鄉」和「祖國」也有一個共同義素「中國的辭典義」，換句話說，在鍾理和的創作裡，「故鄉」不是「原鄉」，更不是「祖國」和「中國」。「故鄉」只和台灣這個土地連結。這四個詞彙裡，只有「中國」出現負面義素：野蠻，這是鍾理和生命經歷的真實呈現以及他的北方生活觀察。

索緒爾說語言的意義只是差異的問題，並且認為能指與所指之間是緊密相連的 (Saussure, Ferdinand De 2002: 157-169)，如果將這四個詞彙放在辭典意義的脈絡下探討似乎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如果放在文學文本的脈絡下探討，顯然就很有問題。德里達認為，能指的遊戲會一直進行，而所指（意義）是這個遊戲的副產品，能指不會直接告訴我們所指是什麼，像鏡子呈現形象那樣。既然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和諧的對應關係，那麼能指與所指之間也就沒有固定的界線 (Derrida 1999: 24-36)。什麼是能指，什麼是所指，因而顯得曖昧混沌。正如文學文本的多義一樣，意義的選擇往往帶有主觀色彩，如何較客觀地

探討文學文本的意義是本文想努力的地方。

四、辭典詞彙與文本中詞彙內涵比較

「原鄉」、「祖國」、「中國」、「故鄉」這四個詞彙，藉由前兩部份分別針對辭典意義和文本中詞彙的文化內涵分析，我們歸納出另一張表，如下：

表 5 義素的分類

詞彙 \ 義素種類	一般義素	文本義素	特殊義素
原鄉	祖先居住的地方	中國的辭典義 梅縣 祖籍地 中國各省份	生命的結束 (轉原鄉)
祖國	祖籍所在的國家	中國的辭典義 執政者 大陸	
中國	漢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中國。	中國的辭典義 梅縣 執政者 大陸 支那 大陸的傳統社會 野蠻	
故鄉	家鄉	大陸南方 台灣南邊 台灣 高雄美濃	

詞彙 \ 義素種類	一般義素	文本義素	特殊義素
		竹頭庄 老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表 5 呈現的是「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義素集合。透過表 5 的整理，我們知道「原鄉」、「祖國」、「中國」、「故鄉」的辭典限定的意義是在一般義素範圍裡。由一般義素「祖籍所在的國家」加上文本義素「中國的辭典義」、「梅縣」、「祖籍地」、「中國各省份」，再加上特殊義素「生命的結束」組合而成的是「原鄉」。很特別的是「原鄉」這個詞彙加上“轉”這個動詞為「轉原鄉」，其引申涵義為生命的結束，亦即死亡，也是台灣客家人所專用的詞彙，在辭典的意義上是找不到的。「祖國」是由一般義素「祖籍所在的國家」加上文本義素「中國的辭典義」、「執政者」、「大陸」組合而成。由一般義素「漢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以為居天下之中。後各朝疆土漸廣，凡所轄境，皆稱中國。」加上文本義素「中國的辭典義」、「梅縣」、「執政者」、「大陸」、「支那」、「大陸的傳統社會」、「野蠻」組合而成的是「中國」，可在此看出這個詞彙在鍾理和的文本脈絡下是極為豐富的內涵；最後，由一般義素「家鄉」，加上文本義素「大陸南方」、「台灣南邊」、「台灣」、「高雄美濃」、「竹頭庄」、「老家」組合而成的是「故鄉」。

觀看鍾理和在〈原鄉人〉的最後留下一句簡短而有力的結語，寫道：「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理和 1976：36）如果從這個結語引申，那麼鍾理和其實對於原鄉的理解是跟老一輩所使用的轉原鄉用法基本上是有相同的隱喻的，因為人死去也要返回至祖籍地。逐漸年長的鍾理和，由父親的口中證實「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稱之為「中國人」；而他們家是從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如今稱梅縣。但鍾理和奔逃

至大陸的那八年，確實回到真實的原鄉嗎？答案：沒有。因當時有兩大勢力存在著——為日本，殖民者的勢力強大，「我沒有護照；但我探出了一條便道，先搭船到日本，再轉進往大連；到了那裡，以後往南往北，一切都隨你便。」（鍾理和 2003：14）；二為父親，曾至大陸經商，所以對岸有熟識的親朋好友們。由於夫妻倆為愛私奔，因此奔逃到北國，可以安心的是那兒的生活習性和語言不大相同，沒有人認識他們。鍾理和在〈同姓之婚〉提到：

今天，我在報上剪下兩則啟事，一是訂婚的，一是結婚的。兩則啟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我預備帶回給妻看。這看來平凡無奇的東西，是能幫我不少忙的，它會給妻帶來幾許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樑撐起來（鍾理和 2003：84）。

鍾理和一心奔逃至他內心朝思暮想的原鄉，但夫婦心中的大石頭，也就是同姓婚姻，並未解除他們內心的恐懼。在此，思考著既然逃脫不了封建制度的枷鎖，回到客家人所謂的原鄉，就得以平復嗎？奔逃的初衷，鍾理和攜著愛妻私奔，就這樣默默地與故鄉說道：「臺灣——故鄉已在向我們告別了。啊！再見了！親愛的！」（鍾理和 2003：84）。由此可見，鍾理和一開始就認定故鄉就是台灣，台灣即故鄉。

隨後三年，全家遷居北平（北京）。《夾竹桃》是鍾理和生前唯一被接受出版的書。作品中表露著他嚮往已久的文化故都，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及中國民族性的另外一個觀點。字裡行間，找不到「原鄉」和「祖國」等詞彙，而是以「中國」述說著北京底層社會悲慘世界，貧困中求生存的人民們喪失了理智和道德。〈夾竹桃〉一文中提到：

幸而他們是世界最優秀的人種，他們得天獨厚地具備著人類凡有的美德；他們忍耐、知足、沈默。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們那既昏暗、又骯髒、又潮濕的窩巢之中，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於是他們沾沾自喜，而自美其名曰：像動物強韌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堅忍的適應性啊！而外人則不勝瞪其目，搖其頭曰：善哉，善哉！（鍾理和 2003：101）

鍾理和不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採納“外人”的視角來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鍾理和一生未曾屈服於日本殖民統治，堅持以白話文寫作，即便在北京生活窮困，他也很有志氣的拒絕以僑胞身分領取物資。

日本殖民統治下形成的本島台灣人意識很快地將自己納入至「祖國」的民族主義下，但隨即而來「光復」祖國的治理下卻顯得與日治時毫無差異的殖民統治性格，所以台灣人意識很快地在「自我」的部分面臨著挑戰。

過去，不，即在數日之前，就沒有一個敢於說這樣的話，抱這樣的思想，也許有吧，但祖國不允許他們說出來，如果有人敢於說出來，那他馬上就會被人指為「非國民」，而這又是使人畢生抬不起頭來的最最可怕的一句話。他們衝鋒陷陣，出死入生；有的便這樣瀝血沙場，馬革裹屍（鍾理和 2003：43）。

為自己國家賣命，可奮不顧身地效力；新殖民主義下台灣民族主義的崛起，先民開始對自己的性命猶豫，遲疑著人生就這樣草率地走

完。在此同時，唐山過台灣傳承著漢人宗族情感，發揮了極大作用，並經由漢人意識取得和中國國民革命的情感聯繫，亦成為當時台灣人意識建構的重要成分。

中日戰爭後，鍾理和〈白薯的悲哀〉對祖國懷抱著失落和不滿足，這和當初鍾理和少時傾慕的祖國情愫與現實景況反差極大。「白薯在故都，不——在祖國的臟腑走著！」（鍾理和 2003：8），有種諷刺的意味，缺乏情感猶如一道菜忘了調味。「故都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舊巢。在它的裡面，埋藏著一切可能見聞的東西——歷史的沉澱物，世紀的浮萍，與傳統的泥沼！」（鍾理和 2003：8），逃離了日人的魔掌，不再受皮鞭與犁兒之苦，卻奔向另一隻魔掌。空氣中瀰漫著濃厚的差別、輕視、侮辱等等，苦悶、悲哀，只能往肚裡吞。

經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原鄉」、「祖國」、「中國」、「故鄉」四個詞彙具有豐富的意涵，而作家在運用這些詞彙的無意識可以利用文本義素的歸納分析得到一些線索。其中辭典意義是固定的，並且呼應前面所提索緒爾符號學的概念，而文本中詞彙的文化內涵是較為不穩定的，呼應德里達的看法。也就是說，文本詞彙的符號和其指涉的內容是鬆動的，以鍾理和的作品為例，「原鄉」、「祖國」、「中國」表面上在作家創作的年代應該是同義詞，似乎可以在作品中任意替換，但是經由義素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這三個類似的詞彙在作家行文的無意識過程，其實是有區分的，而且唯有透過這樣細緻的分析，才能找到作家在運用詞彙所透露的個人無意識。

五、結語

本文透過鍾理和的作品重新梳理「原鄉」、「祖國」、「中國」、「故鄉」這四個詞彙的文本內涵，各分析出不同的義素集合。根據文本分析，這四個詞彙出現的次數以「中國」最多，「原鄉」居次，「祖國」

再其次，「故鄉」最少，因此鍾理和作品中較關心的是「中國」、「原鄉」、「祖國」。如果從詞彙出現的頻率結合文本創作的年代討論，創作的初期及中期鍾理和關心的是「祖國」、「中國」，創作的最後階段則著重對「故鄉」和「原鄉」的關懷。如果從義素的集合觀察，「中國」有 7 個義素，多於「原鄉」的 4 個，「祖國」的 3 個，「故鄉」的 6 個，也只有「中國」有負面的義素，因此，「中國」這個詞彙是鍾理和作品裡最為複雜而多義的一個詞彙。

過去的研究並未針對這四個詞彙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因此研究者對於「原鄉」、「故鄉」、「祖國」、「中國」的使用，往往任意而模糊。然而，對於作家而言，每一位作家在使用這些詞彙時，一定有上下文脈絡語境的考量。經由本文的探討，我們發現，鍾理和文學作品中的「故鄉」與其他三個詞彙「原鄉」、「祖國」、「中國」在語義上區別得很清楚，毫無關係。而「祖國」和「中國」的關係高於「原鄉」和「中國」，「原鄉」和「祖國」也有一個共同義素「中國的辭典義」。我們的看法是，在鍾理和的創作裡，「故鄉」不是「原鄉」，更不是「祖國」和「中國」。「故鄉」只和台灣這個土地連結。這四個詞彙裡，只有「中國」出現負面義素：野蠻，這是鍾理和生命經歷的真實呈現以及他的北方生活觀察，甚至於談到中國女性時，鍾理和用較負面的文字來形容（鍾理和 2003：105-106）。相較於「原鄉」和「祖國」這兩個詞彙的相對中立與充滿矛盾情感，「中國」這個詞彙在鍾理和的創作裡是帶有貶義的，這顯示「中國」是他的親身經歷，而「原鄉」和「祖國」是想像的並且往往帶有美好的期待，即使有一些矛盾情緒，仍然保有對「原鄉」與「祖國」的好感。

「原鄉」可說是鍾理和一生的追尋和思考，也是那個時代客籍知識分子的集體鄉愁。從鍾理和的生平觀察，如果所謂的原鄉是祖籍地，那麼他並沒有真正回到原鄉—梅縣。鍾理和想像的「原鄉」是「祖國」、「中國」，他在那裡體會白薯的悲慘命運，是一種畏敬，也是一種抵

抗。最後鍾理和回到了「故鄉」—台灣，這是他唯一的家。透過文本義素的分析，讓我們更清楚這四個詞彙在鍾理和文學作品裡的內涵，增加我們對他作品的瞭解。

參考書目

- D. MacIver 編、MacKenzie 修訂，1992，《客英大辭典》。台北：南天出版社。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達) 著，汪堂家譯，1999，《論文字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Saussure, Ferdinand De (索緒爾, 費爾迪南·德) 著，高名凱譯，2002，《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中原週刊社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編，1992，《客話辭典》。苗栗：臺灣客家中原週刊社。
- 王萬睿，2005，《殖民統治與差異認同—張文環與鍾理和鄉土主體的承繼》。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淑華，2007，《鍾理和地誌書寫與認同形構歷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 邵宗海、楊逢泰、洪泉湖編，1995，《族群問題與族群關係》。臺北：幼獅出版社。
- 客家委員會，「哈客網路學院」。檢索日期：2015年4月30日，取自：<http://elearning.hakka.gov.tw/>。
- 徐志民，2008，《歐美語義學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張志毅、張慶雲，2001，《詞匯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教育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檢索日期：2015年3月27日，取自：<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 陳忠偉，2004，《洪醒夫小說作品中的原鄉意識》，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富容, 2009, 〈“孤兒”與“原鄉人”—吳濁流與鍾理和的大陸悲歌〉。《育達學院學報》12: 1-19。
- 賈彥德編著, 1999, 《漢語語義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添真編著, 1992, 《常用客話字典》。臺北: 自立晚報。
- 鍾理和, 1976, 《原鄉人》。臺北: 遠行出版社。
- 鍾理和, 2003, 《鍾理和全集 1-6》。臺北: 行政院客委會。
- 鍾鐵民, 1980, 〈原鄉人及其他〉。《台灣文藝》14(57): 246-250。
- 羅尤莉, 1996, 《鍾理和文學中的原鄉與鄉土》。臺中: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附錄：「原鄉」、「祖國」、「中國」、「故鄉」詞彙出處脈絡表

一、原鄉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原鄉	<p>六歲剛過，有一天，奶奶告訴我村裡來了個先生（老師）是原鄉人，爸爸要送我到那裡去讀書。但這位原鄉先生很令我感到意外。他雖然是人瘦瘦的，黃臉，背有點駝，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和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點兩樣。他們和我們是不同的。放學回來時我便和奶奶說及此事。奶奶聽罷，笑著說到：我們原來也是原鄉人；我們是由原鄉搬到這裡來的。這可大大出乎我意想之外。我呆了好大一會兒。「是我爸爸搬來的嗎？」停了一會兒我問奶奶。「不是！是你爺爺的爺爺。」奶奶說。「為什麼要搬來呢？」「奶奶也說不上。」奶奶遺憾地說。「大概是那邊住不下人了。」「奶奶，」我想了想又說：「原鄉在那邊？是不是很遠？」「在西邊，很遠很遠；隔一條海，來時要坐船。」原鄉，海，船！這可是一宗大學問。我張口結舌，又呆住了。奶奶從來就不曾教過我這許多東西。第二年，先生換了人。據說也是原鄉人，但和前一個完全兩樣。他人微胖，紅潤的臉孔，眼睛奕奕有神，右頰有顆大大黑黑的痣，聲音宏亮。比起前一個來，這位原鄉先生已神氣多了。只是有一點：很多痰，並且隨便亂吐。還有，喜吃狗肉，尤</p>	〈原鄉人〉	冊 2， 頁 2-3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其是乳狗。那時村裡幾乎家家都養狗，要吃狗肉是極隨便的。因此不到兩年，他的身體更胖了，臉色更紅了，但痰更多了。</p>		
	<p>我第三個認識的原鄉人，也是和狗肉結下不解緣的。但令我不解的，他並不是外處人，據我所知，卻是從來就住在村子裡。也有老婆，都已上了年紀了；有一個女兒。他眼睛不好，手腳有點顫抖，但打起狗兒來卻兇狠而勇猛。遇著他殺狗時，村裡大人小孩都把他圍成一圈。他家門口有株木棉樹，他就把他的狗繫在樹頭下，兩手揮起杯口粗的木棍使盡力氣向狗身上打下去。他的眼睛的不靈，使他的木棍不能每次都擊中要害，很快結束狗的生命；唯其如此，徒然增加了狗的痛苦。狗在繩子許可範圍內閃來閃去，踉蹌掙扎，叫得異常淒慘，血順著牠的舌頭、嘴唇滴落。全村的狗都著了魔似的瘋狂地吠著，但圍著的人卻屏聲靜氣，寂然不動。二哥叫我不吐唾沫，並要把兩隻手藏在身後。</p>	<p>〈原鄉人〉</p>	<p>冊 2， 頁 3-4</p>
	<p>「原鄉人都愛吃狗肉。」又有人這樣感喟地說。他——那位殺牲者——是原鄉人，這是我從來不知道的。回到家裡，我劈頭問奶奶：我爺爺吃不吃狗肉？「不吃！」奶奶說。「我爺爺的爺爺呢？」奶奶託異地看著我，微笑地說：「我不知道。不過，我想他一定是不吃狗肉的。」然後奶奶問我怎麼要問這些事？我將所見的事</p>	<p>〈原鄉人〉</p>	<p>冊 2， 頁 4-6</p>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向她說明，然後告訴她：他們說原鄉人都愛吃狗肉。「傻孩子，我們可不是原鄉人呀！」奶奶說。「我爺爺的爺爺可是原鄉人，這是奶奶說的。」「他是原鄉人，可是我們都不住在原鄉了。」我爺爺和我爺爺的爺爺不吃狗肉，這事確令我很滿意，但是奶奶對於「我們是那種人」的說明，卻叫人納悶。後來我又看見了更多的原鄉人，都是些像候鳥一樣來去無蹤的流浪人物，而且據我看來，都不是很體面的：賣蔘的、鑄犁頭的、補破缸爛釜的、修理布傘鎖匙的、算命先生、地理師（堪輿家）。同時我又發覺他們原來是形形色色，言語、服裝、體格，不盡相同。據大人們說，他們有寧波人、福州人、溫州人、江西人。這的確是件怪事。同是原鄉人，卻有如許差別！但對此，奶奶已不能幫我多少忙了。除此不算，我覺得他們都神奇、聰明、有本事。使破的東西經他們的手摸摸，待一會兒全變好了。我看主婦們收回她們的東西都心滿意足，可見他們修補得一定不錯。</p>		
	<p>待我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p>	〈原鄉人〉	冊 2， 頁 6-7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這時我發覺中國又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在地圖上，中國和臺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臺灣不知要好幾百倍。但奶奶卻說我爺爺因為原鄉住不下人才搬到臺灣來的。這是怎麼說的呢？</p>	〈原鄉人〉	冊 2， 頁 7
	<p>這時父親正在大陸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視一趟。他的足跡遍及沿海各省，上自青島、膠州灣，下至海南島。他對中國的見聞很廣，這些見聞有得自閱讀，有得自親身經歷。村人們喜歡聽父親敘述中國的事情。原鄉怎樣，怎樣，是他們百聽不厭的話題。父親敘述中國時，那口吻就和一個人在敘述從前顯赫而今沒落的舅舅家一樣，帶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嘆息。因而這裡就有不滿、有驕傲、有傷感。他們衷心願見舅舅家強盛，但現實的舅舅家卻令他們傷心，我常常聽見他們嘆息：「原鄉！原鄉！」有一次，父親不辭跋涉之勞深入嘉應州原籍祭掃祖先，回來時帶了一位據說是我遠房的堂兄同來。村人聞訊，群來探問「原鄉老家」的情形。父親搖了半天頭，然後又生氣又感慨地說：地方太亂，簡直不像話；又說男人強壯的遠走海外，在家的又懶、又軟弱。像堂兄家，父親和兩個哥哥都走南洋，如今他又來臺灣，</p>	〈原鄉人〉	冊 2， 頁 8-9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家裡就只剩三個婦人——一個老婆婆和兩個年輕兒媳；再有，則是幾個小孩了。大家聽著，又都嘆息不止。		
	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跡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的玉堂春、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原鄉人〉	冊 2， 頁 9-10
	父親在大陸的生意失敗後，轉而至屏東經商；二哥也遠赴日本留學去了。第二年七七事變發生，日本舉國騷然；未幾，我被編入防衛團。堂兄回原鄉去了。我和他相處數年，甚為和洽，此番離別，兩人都有點捨不得。	〈原鄉人〉	冊 2， 頁 10
	「那老板是唐山人（閩南語。即客家語的原鄉人）」	〈原鄉人〉	冊 2， 頁 13
	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原鄉人〉	冊 2， 頁 14

二、祖國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你看」，鄉親說：「數年來他南征北伐，都不曾戰死，如今剛剛高興可以回去了，可就這樣糊里糊塗的死去，是不是有點不像話？假使讓他的父母妻子知道他是這樣死的，會有什麼感想呢！」又說：從前祖國要他們去殺敵，他們便去殺敵，他們每個人都忠誠為國，他們希望祖國打一個勝仗。但是現在，既然他們貢獻了一切，而祖國仍是打輸了，那麼就應該讓他們想想自己的事情了。</p>	〈第四日〉	冊 2，頁 42-43
祖國	<p>在路上，小松想起了橫山的話，山豬和日本的比喻。不管是戰爭的日本或戰敗的日本，對他和橫山的想法兩樣。他覺得除開歎息之外，橫山的話和比喻都缺乏真實性。日本並不是後足，而是心臟——正是這心臟被打中了。因此，他馬上聯想到這個齋藤部長。當真誠心地用自己的身子去承受和悲悼祖國敗仗的人，在這裡大概也只有部長一個人吧。小松看到部長那想找什麼東西咬一口的可怕的神色，心中感到莫名的悲哀。</p>	〈第四日〉	冊 2，頁 41-42
	<p>然後小松又見了幾個朋友，他們的話，說來說去都離不開一個小小的願望：家園，家業、生活、老婆、和孩子。總之是：回去！回去！這些私人的剖白，其坦白直率與熱烈的程度，使小松吃驚，使他發生很大的感觸。過去，不，</p>	〈第四日〉	冊 2，頁 43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即在數日之前，就沒有一個敢於說這樣的話，抱這樣的思想，也許有吧，但祖國不允許他們說出來，如果有人敢於說出來，那他馬上就會被人指為「非國民」，而這又是使人畢生抬不起頭來的最可怕的一句話。他們衝鋒陷陣，出死入生；有的便這樣瀝血沙場，馬革裹屍。他們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對的，他們應該這樣做，祖國就要求他們這樣做。然而現在，他們把這種思想這種態度棄之如敝屣，無復絲毫留戀。轉變竟如此急速，坦率和潔白，好像大夢初醒。這種思想似乎已普及於全國人民心中，不論前方與後方。</p>		
	<p>上首那席由部長、副官、部裡的高級幹部，及當地第一流人物佔著。臨時從「在留邦人」間選了幾個年輕美麗的婦女充任侍者，以勸酒助興。此刻，這小宴已飲過幾巡酒了。黃色液體正在一點一點的把人們的規矩和地位觀念消解了，好讓大家更開懷更痛快的飲幾杯。雖然有些婦人早已散席了，而男人們卻正在酒酣耳熱，扼腕悲歌。他們的心情是相當沉重。他們喝起酒來可能是愉快，卻也是苦的。他們一刻都沒有忘記，他們的祖國是敗了仗的，只有天上的明月能夠窺見他們那紅的心兒吧！</p>	〈第四日〉	冊 2，頁 46
	<p>其次，是歡迎國軍，遊行，民眾大會，在報紙與電台上的告同胞書，一切可能的悲劇與喜劇等等！同樣，在令人暈眩的速度的轉換中、變</p>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2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化中，他們——白薯，他想到似乎需要做些什麼。他們的高興、欣忭，是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大，都要熱烈。於今後，他們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但，就在這裡，他們——史無前例地，被拋在一邊——。祖國不理他們！會場有來賓席，議程裡有來賓致辭，但——期待於他們是過份的，於是這些被空過去了。經常人們在這時候，什麼是最被激烈地希望的呢？那是——鼓勵、安慰、熱情、舊雨重逢的感激的瞬間。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4
	白薯站在地球的一邊！只見歷史像遊牧民族，在遼曠的大草原上徬徨著。祖國——但一陣西伯利亞冷風吹來，什麼都不見了，都沒有了。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5
	最初，日本人到來時，一塊兒他們帶來了皮鞭與尖銳的犁兒。他們可以說從開始就用這具犁兒，由三貂角犁到鵝鑾鼻，再由西海岸到東海岸。凡是他們能夠由那裡犁起來的，便不問什麼，統統拿走。而皮鞭、就跟在那後邊。於是，那地方成了他們所說的「帝國的寶庫」。但現在，可感謝的，祖國已收回了這塊土地。祖國慈祥地打開他的胸懷，溫柔的說「回來，孩子！」。當然，我們是可以相信的，我們是被解放了。也即是說，我們已不再受那皮鞭與犁兒的苦！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6-7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臺灣人——祖國說。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朝鮮人怎麼樣，臺灣人又怎麼樣，——報紙上常常登著。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我們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從前，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臺灣人！這裡，我們讀到了很多的意味：差別、輕視、侮辱，等等。然而我們能夠說什麼呢？祖國——它是那麼偉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並同它包括一切惡。它要求我們的代價。</p>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7
	<p>在從前，我們是那麼自然的，發起了革命，發起了民族運動，而且求援於祖國。那完全是迫於必要——那時候我們有敵人。假使於斯時我們有武器，我們是充分的明白我們是要怎樣來使用它。我們知道拿起我們的槍，對準我們的敵人，撥動機鈕。——但，而今，我們已無需這些了。從前，我們曉得我們要打的是誰，現在，我們已不知道我們的槍是要打些什麼人了。你們說要做這個，做那個。那是無用的。現在，你們便是你們自身的主人。難道你要對你自己的額門，撥動你的機鈕嗎？</p>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7
	<p>白薯在故都，不——在祖國的臟腑走著！</p>	〈白薯的悲哀〉	冊 3，頁 8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在平津兩地間有一句暗號流行於台灣人之間即「白薯」。這是一個意味台灣與台灣人的代名詞，台灣人進入大陸大體是北由日本入山海關或由黃海，南則由台灣海峽。而其動機，則不管如何，只要他一踏到大陸，便有一種感覺使他們高興：即回到了祖國的感覺。離開被壓迫著的台灣來到祖國的他們，第一個希望著的是充分的休息。但運命偏如此坎坷，他們雖然逃出了台灣，但是否真正回到了祖國，這一點他們卻好像不知道似的。然而這是不在他們計畫之內的。他們頭一個願望是脫離台灣，其次的願望則是踏入祖國的土地。此外如果尚有要求他們走前一步的話，那已非他們的事了。而生活的牽連與環境的累贅更將他們繫於偽政權之下。也就這樣子，無論他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即成為了白薯的成員之一。</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1-12
	<p>一部分人的說法，認為兩次的世界大戰是肇始於廣島，也結束於廣島。當原子彈落於此肇事的都市，日本投降時，我嘗聽到國內很有些人對台人所抱的那侮辱式的關心。他們認為日本投降，那對台灣人不啻是一種非常頭痛的難受事情。對於此種沒有人性、也缺乏自省與認識的人，以台灣人的立場，我是不知道有無必要舉起上列那些可歌可泣的偉大事蹟，或祖國勝利、台胞如何歡欣鼓舞，如此等等的事情與之駁辯與爭執。據他們說台灣人之有飯吃，是</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2-13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完全依賴於日本勢力的。當然，這樣的說法我們是絕對不能承認的。然而他如能看深一層，超過現實的背後，則他是不難捉住真實的。實際，台灣人並非依靠於日本勢力，然而依靠於歷史與社會環境，卻係事實。當一個台灣人離開故國去到人地生疏的異域，要想能和既能吃苦、又肯耐勞的、有著強韌的生活力的國內人士相競爭，那是很難的。除開一部分做生意的商賈人以外，要想能在那兒站住足，並且生活下去，那是需要具有某種特殊的技術與條件的。而歷史便給了他們這些。有什麼貨賣什麼東西，他們過去受的是日本教育，法律上又是日本籍民，然則他們只好，也只能藉此教育與國籍賜與他們的能力與方便吃飯。如此，他們很自然的都在偽政權之下解決了生活問題。這固不是他們的權利，也決不是他們的責任。當然也將有人要問起漢奸，然它已是屬於另一個問題了。</p>		
	<p>祖國抗戰勝利，偽政權解體，前此台灣人賴於立足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歷史的錯誤的畸形社會既告崩毀，於是台灣人便被狠狠的推入於失業圈裡，吃飯乃成了焦心的問題。以特殊技能，特殊技能已成無用長物，以中國人的身份，則在接收即等于停辦的政治現象下，失業者塞遍街頭，且正與日俱增，更無台灣人插足之地。留給他們的一條路，就是回家。失業，</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3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是促成他們生起回台之念的動機。		
	<p>在祖國，尤其是在華北，人們都管朝鮮人叫做「高麗棒子」。這是一個被普遍化，並且被固形化了的，侮辱的名稱。它的分量，決不會比「地痞」、「流氓」、「惡棍」輕多少的。台灣人僥倖地雖然沒有分享到類似光榮的雅號，然而「台灣人」響在國內同胞的耳朵裡與心弦上的音律，則非很好的名詞。在抗戰中，台灣人的衣兜裡，莫不個個都一邊揣著中國政府頒給的居住證明書，一邊放著日本居留民團的配給票。他們大部分都是二重國籍。但這絕非台灣人企圖要撿來便宜，或準備當間諜，而是上面既經提過，怕自己的身分被人知道。也唯其要他們如此兩面應酬，弄得他們頭暈目眩，精神疲乏。結果，則並未討得國人之好。台灣人的可憐相，蓋有如此。</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3-14
	<p>對此，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及台灣革新同志會合啟的意見書，立論公允，措辭嚴正，可為吾人意見代表，因一併抄錄之於下：台灣與朝鮮雖同係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由中國奪取者，但其與本國之政治關係，決不可同日而語。故勝利後，朝鮮獨立而台灣無條件復歸祖國。雖國際情勢使然，而由民族地理政治歷史各項觀察，亦確屬正當之處置。故今日之言朝鮮，實係指朝鮮民族或獨立之韓國而言。而台灣則係我國</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6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行政區之省名，與所謂福建廣東者無異。今者台灣與朝鮮並列，台灣人民與朝鮮人民並稱，儼然別有台灣民族存在者；既與實際不合，尤易發生政府對台灣民眾差別待遇之疑心。是以由正名定分之立場而言，台灣與朝鮮列於同一法令，決非台籍同胞所能忍受者，此本辦法不當之點一也。</p>		
	<p>幸而此辦法在我所知範圍之內，似未付諸實行。不然，施行之日，它如能發揮效果的話，當不在其成就，而將在破壞那一面。它將使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台胞，第一步便感到幻滅與痛苦。後來政府雖然將此項法令撤銷，但它留給人們的，將係一個不痛快的回憶。此外，無疑的還要對政府辦事馬虎，朝令暮改的態度，刻下不良的印象的。這又是政府的失敗。</p>	<p>〈祖國歸來〉</p>	<p>冊 3，頁 18</p>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登載著處理台韓產業原則五項如下：一、朝鮮台灣公私產業，應分別處理。二、台灣既歸還祖國，所有公產應依我國現行有關公產法令辦理，不能歧視。三、台胞已恢復國籍，除間諜及有助紂罪行者外，其私有財產應受現行法令保護，不得接收；其已接收者，應即予發還。四、韓國公私產業之處理，交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會商外交部迅行擬訂辦法。五、前上海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所訂朝鮮台灣公私產業處理原則，應令停止施行。又關於台人之處理，前在軍事接收時期，曾訂定辦法，予以集中管理，現悉行政院已通令各省市，此後台人皆能享受我國民待遇，除過去曾任間諜，或有助紂行為依法辦理者外，可勿庸集中，已集中者，除因有上述行為或前在日軍中服務者外，應即予解散。</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8
	<p>收復區的同胞感慨地說，勝利等於失業，照此種說法，台灣人則應該說，勝利等於逃亡。在如上物心兩面的夾攻、壓迫，與威脅之下，於是，台灣人便不能不離開住慣了的祖國，逃回台灣。</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9
	<p>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p>	〈原鄉人〉	冊 2，頁 9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三、中國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是幸是不幸，不知道，事實上這樣的女人，要算中國最多，最為普遍。吝嗇、自私、卑鄙、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罵，……等等，這是她們的特性。對別人的幸災樂禍，打聽誰家有沒有快人心意的奇殃，是她們日常最大關心事之一。對自己的孩子，她們像是一架機器，她們知道的是製造。並且，她們天生有一張發則如牛吼的口，能聲勢俱厲的，把她們所製造的物品，震懾得如一頭柔馴的牲口。	〈夾竹桃〉	冊 2， 頁 105-1 06
中國	黎繼榮聆著這失掉善良人性的女人的叫喚。皺著眉頭，臉色憂悒而頹喪。「中國的後母！」黎繼榮在說囁語似的嘟囔著：「中國的後母！」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人類，特別是中國，必定要有這種悲劇！」他補充一句。在旁邊的曾思勉，看著他像演話劇的悲苦的神情，不覺好笑起來。「看樣子前院的女人似乎又勾起你的人道和牢騷來了！」曾思勉譏諷地說：「可是，趁早收起了你那一文不值的人道主義吧！告訴你，那種東西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它離實際太遠，至少在現在！」	〈夾竹桃〉	冊 2，頁 142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看樣子，」曾思勉諷刺地說，有意挑別他：「如果你是判官的話，那這女人準定重罪無疑了。你要是這樣做的話，我敢斷定你地地道道是個好判官。但是在另一面，你也是地地道道最糟的傢伙，是一架推行法律的機械。你要……好不好，我們把觀點擴大點兒？」他拋開了諷刺的語調：「因為這樣，你立刻就可以發現你那種辦法是多麼消極，它在中國，是怎樣地不足取的東西……」「名論，名論！」黎繼榮很快地學會了譏諷的口吻，不服地對他反攻：「綜合你的話可以下一結論，即中國不需要道德，是不是？反過來，也即是說中國等於野蠻！那末，請你搬到外國去住好了！」</p>	〈夾竹桃〉	冊 2，頁 143
	<p>「我們這院裡的人家，你很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一步一步走向貧窮？並且是怎樣的更由貧窮走向破滅？他們祇要一度被貧窮所擄，就不容易掙出來。它是生命的危機，它將誘起了惡性的循環，即它會引起一切不良的狀態，而和這種狀態互相為因為果，創造了一個死的深淵，讓它的俘虜在那裡浮沈而滾轉，永遠出不來。他們的報酬太低，他們的父親日日所得的報酬，多半祇夠維繫他自己一個人的動物的滿足，他的家族所需要的物質，還須家族各個人自己去獲得。因此，不但是他們的父親，就連他們的幼少者，都被無情地斷絕了一切改善而使自己向上的機會。所以他們的孩子，即繼續</p>	〈夾竹桃〉	冊 2，頁 144-1 45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他們之後的這些中國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只好仍負起與父親同樣的地位與待遇輾轉下去。這就是他們的命運，是他們當前的狀態！」</p>		
	<p>阿久澤是三井系統所屬某某會社的現地支配人，他在地方上的交易，就是一連串沒有盡止和不知羞恥的欺詐、恫嚇和榨取。他稱中國人為「豬羅」。在他叫所有中國人「你呀！」那句話裡面，有著世間最最輕鄙最最惡毒的感情。他的感情。他的惡行，頗使部裡的政治宣傳工作蒙受到意料不到的障礙。有一年憲兵同時在各地大規模檢舉各大會社，拘捕了許多社長及支配人之類，一時弄得風聲鶴唳；但民心士氣卻因而大振，當時有多數人主張把這班奸商處以極刑，部長即是其中之一。有一次小松曾隔著一重壁聽見部長在裡面咆哮著，說：「砍掉他們的腦袋！砍掉他們的腦袋！砍掉他們的腦袋！」</p>	<p>〈第四日〉</p>	<p>冊 2，頁 41</p>
	<p>小松說，他方才在部隊裡接獲一個情報，說是今夜中國某部隊要開進城。</p>	<p>〈第四日〉</p>	<p>冊 2，頁 45</p>
	<p>部裡自民間買了一條肥豬，由四五個中國廚子燒了十幾桌不算很豐盛的筵席。給「在留邦人」餞行。他們即將於明早出發經某地去集中了，這是最後一次聚會，部裡要讓大家快樂快樂，</p>	<p>〈第四日〉</p>	<p>冊 2，頁 46</p>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也不枉在戰地上大家共處一番。		
	廚子立不住腳，踉蹌了幾步，摔倒在桌旁，幾乎把桌子壓倒。捧在手裡的碗則飛得更遠，湯和肉撥得滿處都是。近邊桌的人一齊驚叫都跳了出來。顧問起身扶起廚子，一邊用生硬的中國話勸慰他：「他醉啦！他醉啦！」	〈第四日〉	冊 2，頁 50
	「你看見了吧！剛才那場面？多麼醜惡呀！」隨後他即以記憶的口吻，給小松敘述他昨天混在隊伍裡由前線回來時一路上所見到的事情。那是能使他的心會無端發起冷顫來的。中國的老百姓以幽靈般的執拗和飄忽在他們屁股後邊不緩不急的一路跟蹤追趕，嘴裡喊著：把武器放下，把槍支留下——喊聲彷彿發自地下，又彷彿由前後左右一齊發出；它聽起來，淒厲、冷森、兇獷、固執。部隊素稱無敵的皇軍，終于不能不拔腿跑起來。	〈第四日〉	冊 2，頁 54-55
	祖國抗戰勝利，偽政權解體，前此台灣人賴於立足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歷史的錯誤的畸形社會既告崩毀，於是台灣人便被狠狠的推入於失業圈裡，吃飯乃成了焦心的問題。以特殊技能，特殊技能已成無用長物，以中國人的身份，則在接收即等于停辦的政治現象下，失業者塞遍街頭，且正與日俱增，更無台灣人插足之地。留給他們的一條路，就是回家。失業，是促成他們生起回台之念的動機。	〈祖國歸來〉	冊 3，頁 13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在祖國，尤其是在華北，人們都管朝鮮人叫做「高麗棒子」。這是一個被普遍化，並且被固形化了的，侮辱的名稱。它的分量，決不會比「地痞」、「流氓」、「惡棍」輕多少的。台灣人僥倖地雖然沒有分享到類似光榮的雅號，然而「台灣人」響在國內同胞的耳朵裡與心弦上的音律，則非很好的名詞。在抗戰中，台灣人的衣兜裡，莫不個個都一邊揣著中國政府頒給的居住證明書，一邊放著日本居留民團的配給票。他們大部分都是二重國籍。但這絕非台灣人企圖要撿來便宜，或準備當間諜，而是上面既經提過，怕自己的身分被人知道。也唯其要他們如此兩面應酬，弄得他們頭暈目眩，精神疲乏。結果，則並未討得國人之好。台灣人的可憐相，蓋有如此。</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3-14
	<p>某台胞赴某一位政府大員的宴會。某大員接過某台胞的名片兒，拿在手中，對其審視良久，便在大庭廣眾之中，開始詢問某台胞的履歷。大員聲色俱厲，有如判官在審問一個囚犯。問，你叫××嗎？答，是！問，籍貫那裡？答，臺灣省××縣。問，學校呢？是什麼學校畢業的？答，在家鄉念完中學，即到日本人××大學×科。問，都受的是日本教育呀！畢業以後做什麼呢？答，畢業以後即來中國在××地方做事，一直到民國××年。問，那以後呢？至此，某台胞已忍耐不住，遂不覺火了起來，答道，當漢奸！大</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4-15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員不禁愕然，良久不能言語。某台胞迫緊一步問道：在偽政權某機關當課長，那不是漢奸嗎？而且您不也是很想知道我過去是不是當過漢奸嗎？大員狼狽萬分，以手制之，連忙說道，不是！不是！</p>		
	<p>台灣與朝鮮雖同係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由中國奪取者，但其與本國之政治關係，決不可同日而語。故勝利後，朝鮮獨立而台灣無條件復歸祖國。雖國際情勢使然，而由民族地理政治歷史各項觀察，亦確屬正當之處置。故今日之言朝鮮，實係指朝鮮民族或獨立之韓國而言。而台灣則係我國行政區之省名，與所謂福建廣東者無異。今者台灣與朝鮮並列，台灣人民與朝鮮人民並稱，儼然別有台灣民族存在者；既與實際不合，尤易發生政府對台灣民眾差別待遇之疑心。是以由正名定分之立場而言，台灣與朝鮮列於同一法令，決非台籍同胞所能忍受者，此本辦法不當之點一也。</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6
	<p>朝鮮民族既原非中華民族，而勝利後又復建國家，對於其在日寇侵略期間助紂為虐，殘害我人民，破壞我國家，為虎作倀，販運毒品之人，及其以此而獲得莫大財產者，既不能按照處理漢奸條例辦理，又不能令其逍遙法外，另行制定此項法令處理，自屬當然。今台灣既係我行政省分之一，而所謂台灣人者，又不過係福建廣東二省沿海人民之遺子遺孫；在抗戰期間雖</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6-17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不無敗類藉敵人之勢力，而禍及中國同胞，然此與淪陷各省之漢奸並無不同之點。按據懲治漢奸條例處理，名正言順。逮捕此輩害群之馬，以肅綱紀，以振氣節，台灣同胞不僅毫無間言，實由衷心贊同。即以平津二市而言，按照懲治漢奸條例而就逮者，當亦有人。而此項產業處理辦法，則不問皂白，不論忠奸，先將其所有產業接收保管運用，嗣後必須提出確未犯罪之證明，始准發還。提出未曾犯罪之證明，實際是否可能，姑置不論，即此項辦法之立法精神，實不無疑問。政府若徹底推進此種立法方法，則淪陷區人民之私產，皆可以同樣方法，先行沒收利用，而後令其提出未犯罪證明請求發還。試問若如此辦理，是否為淪陷區所能堪？此殆可不繁言而解矣。施之於全部而不通，則施之於一部亦不可。且承認台灣同胞之私產，非盡非法獲得者。在此民族勝利百業復興之際，不知政府有何緊急必要，而將無罪人民之財富，先行沒收利用，以增加人民個人之痛苦？要之，不問是非，不論良莠，先將私產沒收利用，決非妥善，實違背一般保護人民私產立法之精神，此本辦法不當之點二也。</p>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縱使我們愚蠢，也絕不致忘掉我們所踏，並且生長的國家，是一面喊著民主，一面不民主，而且野蠻的行為卻正在遍地橫行著的。只有在中國，我們才到處看得見隨便抓人、軍警隨便檢查老百姓的身子與行李的事情，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著。所以我之受檢查，如果非港口司令部要將我們與日韓僑民同樣看待，則係因為「台人皆能享受我國民待遇」的緣故。</p>	〈祖國歸來〉	冊 3，頁 19
	<p>炳文是妻的族人，又是我從前要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位機智、活潑，肯努力、有希望的青年，抗戰前服務於高雄郵局。那時我家在屏東經商，我常常因商業上的事務出高雄去，一去便總找他廝混，我們一見面，便是海闊天空，大聊其天。有時相偕到哪家酒館，呼盧喝雉，一直到深夜，大醉而歸。尤其難得的是，當時他又是我很少數能夠閱讀和討論中國文學的朋友之一。這在我們的友誼上，增添了一層較普通為深的感情。</p>	〈竹頭庄〉	冊 3，頁 33
	<p>待我年事漸長，我自父親的談話中得知原鄉本叫做「中國」，原鄉人叫做「中國人」；中國有十八省，我們便是由中國廣東省嘉應州遷來的。後來，我又查出嘉應州是清制，如今已叫梅縣了。</p>	〈原鄉人〉	冊 2，頁 6-7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到公學校（如今的國民小學）五六年級，開始上地理課；這時我發覺中國又變成「支那」，中國人變成了「支那人」。在地圖上，中國和臺灣一衣帶水，它隔著條海峽向臺灣劃著一條半月形弧線，自西南角一直劃到東北角。我沒有想到它竟是如此之大！它比起臺灣不知要大好幾百倍。但奶奶卻說我爺爺因為原鄉住不下人才搬到臺灣來的。這是怎麼說的呢？	〈原鄉人〉	冊 2，頁 7
	老師告訴我們：有一回，有一個外國人初到中國，他在碼頭上掏錢時掉了幾個硬幣，當即有幾個支那人趨前拾起。那西洋人感動得儘是道謝不迭。但結果是他弄錯了。因為他們全把撿起的錢裝進自己的兜裡去了。	〈原鄉人〉	冊 2，頁 7
	但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祖國大陸。在高雄中學時，曾為「思想不穩」——反抗日本老師，及閱讀「不良書籍」——「三民主義」，而受到兩次記過處分，並累及父親被召至學校接受警告。	〈原鄉人〉	冊 2，頁 9
	中學畢業那年，二哥終於請准父親的許可，償了他「看看中國」的心願。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暢遊了一個多月，回來時帶了一部留聲機，和許多蘇州西湖等名勝古跡的照片。那天夜裡，我家來了一庭子人。我把唱機搬上庭心，開給他們聽，讓他們盡情享受「原鄉的」歌曲。唱片有：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廉錦楓的玉堂春、	〈原鄉人〉	冊 2，頁 9-10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和馬連良、荀慧生的一些片子。還有粵曲；小桃紅、昭君怨；此外不多的流行歌。		
	我幾次要求父親讓我到大陸唸中學；父親不肯。我又求二哥幫忙說項，但二哥說這事不會有希望，因為父親對中國很灰心。	〈原鄉人〉	冊 2，頁 10
	他們用流利的日語彼此辯論著，他們時常提起文化協會、六十三條、中國、民族、殖民地等名詞。這些名詞一直是我不感興趣的，因而，這時聽起來半懂不懂。兩小時後討論會毫無所獲而散。二哥似乎很失望。	〈原鄉人〉	冊 2，頁 11
	二哥再度自日本回來時，人已平靜、安詳，不再像前一次的激動了。這時國民政府已遷至重慶，時局漸呈膠著狀態。二哥說日本人已在作久遠的打算；中國也似決意抗戰到底，戰事將拖延下去。他已決定要去大陸。很奇怪的，父親也不再固執己見了，但也不表高興。	〈原鄉人〉	冊 2，頁 11
	我們由此談到這次的中日戰爭。這位伙伴認為中國打勝仗的希望甚微。「戰爭需要團結，」他說：「可是中國人太自私，每個人只愛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原鄉人〉	冊 2，頁 13

四、故鄉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	----	----	----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故鄉	<p>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裡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這院裡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著他們的日子。他們不相過往，他們的門，單獨的閉著。曾思勉常數次看見這一家不幸遇有官事，或喪葬病痛時，其餘的人們以何樣的態度與臉色對待這不幸的鄰人。他們不但裹足不前，即或從門口經過，他們也要把眼睛移往他處，他們怕禍難會由不幸的人家的窗戶，降落到他們的身上，而戰戰兢兢的跑了過去。他們的臉色，是那麼畏懼而厭惡，甚或他們咒詛鄰人妨害他們的安寧。</p>	〈夾竹桃〉	冊 2，頁 110
	<p>近午的時分，我搭著糖廠的五分車，回到離別了十年的故鄉——竹頭庄。火車是夠破陋的了，像坐在搖籃裡，車廂咿咿啊啊吼叫著，顛簸並且震盪，使得車中人，你的頭碰著他的膝，並排坐著的人，則撞著旁人的橫腹。他們相碰著，彼此會意地微笑著，但不說什麼。</p>	〈竹頭庄〉	冊 3，頁 27
	<p>火車開出鎮了；下一站便是我的故鄉竹頭庄。</p>	〈竹頭庄〉	冊 3，頁 32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路旁每隔一段，便有一個水泥大水槽，過去總是槽水四溢，因此槽下經常是洋洋灑灑，槽外也長滿厚厚一層綠苔。但現在，水槽乾得見底，每個水槽都貼著一塊紅條：『嚴禁用槽水洗衣餵牛』。哪裡不呈現旱災的面目呢？這就是故鄉呵！我在心裡這樣想。	〈竹頭庄〉	冊 3，頁 32-33
	據說他在抗戰翌年，也像自己家一樣，離開了自移民以來，便一直紮根在那裡的南邊五六十里的故鄉，而搬到這裡來了——他入贅在前面一望可見的崗下村子裡的人家。關於他故鄉老家的情況，哥哥能夠告訴我的，便是死光和賣絕！然而至于如何死光，又如何賣絕，則哥哥似乎也沒能知道得很詳確。	〈阿煌叔〉	冊 3，頁 62-63
	臺灣光復的翌年夏初，我們敵不過鄉心的引誘，於是回到久別的臺灣，起初依照預定計畫留在高雄——那時我一個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裡。然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但是多麼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我們只好硬著頭皮，回到故鄉家裡去。那裡有我一份應得的產業，可資一家四口人的生計。這是當初我們沒有料到的一著。我們懷著受難者的心情，登上火車。	〈同姓之婚〉	冊 1，頁 97-98
	臺灣——故鄉已在向我們告別了。啊！再見了！親愛的！	〈奔逃〉	冊 1，頁 84

詞彙	內文	出處	頁碼
	<p>翌日黎明，船在旅客睡夢中駛進基隆港停泊，下午二時再起錨航行。船行三十哩，過彭佳嶼。此去不再有陸地，舉目所見，盡是海水；由船邊的淺藍而深碧，到遙遠的灰綠，便在那裡和青悠悠的天空溶合。船在這中間漂泊著，向著不可知處的遠方駛去，船向前行，上面的天空昇起了，海低落下來，又擺出遙遠的前方，但後面的天空和海又復合而為一了，還是那個天空那個海；上下一色，水天同體，浩沓、渺茫、遼闊。陸地在哪裡？世界在哪裡？還有故鄉？家庭？生活？遠了，遠了，這一切遠了！祇有大海，孤舟，白雲！來也茫茫，去，更不知歸於何所？廣大的天地，何處是我倆的歸宿？</p>	<p>〈奔逃〉</p>	<p>冊 1，頁 85</p>